

从阿飞到繁花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从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王家卫导演的《阿飞正传》(1990)到今日的电视剧《繁花》，这一段路，我走了33年。起步在1991年2月，电影《阿飞正传》获邀参加柏林影展的论坛单元，放映地点是Kino Delphi，导演本人和女主角张曼玉随片出席。

那几年我住伦敦，柏林影展每届必去，又因《阿飞》在香港上映午夜场（首映）时收获观众开汽水盖与刮坏戏院椅背的花边新闻，电影的庐山真面目，便更叫人好奇。我记得看戏前和王家卫在Zoo Palast 对面的中国餐馆吃了饭，仍是新春时节，又在异地相见，大大增加了对《阿飞》的预期。

一定是我问这又问那，王导演不厌其烦地说：“你看了再说。”

倒是他的处男作《旺角卡门》(1988)至今依旧缘铿。无独有偶，我也是电影到台北宣传期间，在名叫IR（椰如）的咖啡店碰见他。

无三不成几，又一次与王家卫的好久不见，也是在台北。1994年，第31届金马奖12月

在台北举行，《东邪西毒》与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是三部最佳改编剧本入围电影的其中两部。前者的编剧是王家卫导演本人，后者是我。有趣的是，两部电影为什么会同一年诞生？这是我在1980年认识王家卫时，绝对不会预见的未来。

第一次看见王家卫，是在无线电视一号录像厂的编导室里。《轮流传》被视为监制甘国亮第一部长剧的考牌作。日以继夜，外景厂景，全组人员均在作战状态，我对当时还不认识的王家卫印象深刻，是有那么一个可能已经多日没见到床的青年人，正伏在导播台上沉沉大睡。四周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丝毫不影响想必已累坏的他。

相传王家卫有说过，想拍一部叫《东邪西毒》的电影，但情节与金庸原著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无关，他的灵感，来自一个男人的睡与醒。梦乡里，

是被一个女人追/杀，现实里，追/杀他的不是梦里的那个女人，是另一个。

《轮流传》在香港电视史上最后成了神话一则，然而当初却是先出师未捷，继而腰斩收场。与此同时，甘国亮被临危授命，由他率领创作纵队的十四集中篇剧《执到宝》应运而生，王家卫和我，都以编剧身份榜上有名，加上甘国亮先生。就是经此一役，王家卫和我二人宛如“同门”，也生出“共事”之谊。

虽也明知“赶货”重要，但两人都想看的电影当时已届映期的最后一天，逃课似的，把笔一搁，便从上环的外景场地过海到旺角的戏院，先把心

愿还了再说。那是谢晋导演的《舞台姐妹》，女主角是上海演员谢芳。

上海，于王，是家乡，于当时的香港大众，是冒险家乐园的投射想象。1980年香港电视剧史上爆红了以上海做卖点的《上海滩》，而且在春天推出了第一部，夏末和冬天还有续集和三集。那时候的王家卫还没

转战大银幕，所以也不会知道，他的事业也将会与泉雄、盛世和回归有缘，只是他要先从香港出发，再在地球上兜一大圈，终于以电视剧集《繁花》归纳了这一段要走上四十年的路。

年份，在《繁花》里没有安守本分，反而是任性的跳脱来去。除了第一集第一张字幕卡打出1992，之后的时空关系都不按常理出牌，“六个月后”的下一张可能是“两小时前”。诸如此类的“跳过”或“回放”，给一群在风口浪尖中翻爬滚打的人塑造了背景的深度：从前之上，还有从前，一千个果的背后是一千万个因。这种笔法，打破了通俗剧常见的为巧合而巧合，因为角色的际遇，再不是建立在单一的事件之间，他们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像人生和命运，是无数偶然与注定的一体两面。█

**他们的一言
一行，一举一动，
都像人生和命运，
是无数偶然与注
定的一体两面。**